

凡人救援队的昼与夜

●汪文义

皖江潮涌,日夜不息,淘洗着两岸的烟火人间。暮色四合,城市灯火串起星河,而意外总在阴影中蛰伏。当警报撕裂安宁,总有一抹蓝色应声而起,那是望江县蓝天救援队。一群平凡人,怀揣“人道、博爱、奉献”的滚烫初心,在江畔筑起生命的堤坝。

他们来自市井巷陌,是邻家的老王、小李、张姐,直到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队长汪文斌的眼中有一片深海。他曾是海军潜水战士,如今将“指令必达”的信念锻造队伍的脊梁。他习惯在行动前摸一下那块旧潜水腕表,表盘上的斑痕是水下的记忆。急诊科护士张敏,在危急中总能精准捕捉“黄金四分钟”的脉搏。她有一双稳定得出奇的手,进行包扎时,会不自觉地哼起一段军乐的童谣,那旋律能暂时盖过痛苦的呻吟。户外达人周水平,能用绳索在激流上空编织出生命的走廊。他的绳索扣环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是险境中令人心安的节奏。

专业,是他们刻入骨髓的信仰,在寂静的仓库与喧嚣的险境之间千锤百炼。每周两次的废墟搜救训练,断木碎石间,生命探测仪的蜂鸣与呼吸交织。顶撑、破拆、提拉,每一个动作都在与看不见的时间角力。汛期前的联合推演,冲锋舟的航线和补给节点,化作肌肉记忆里的协同密码。2023年盛夏,鸭滩镇山林火起,烈焰借风张牙舞爪。他们与消防力量并肩,水龙正面压制,蓝色的身影则背着风机与灭火耙,迂回至火翼开辟隔离带。曾是陆军工兵的王强,手臂被荆棘割出血痕,却攥紧工具不肯停。“以前挖工事是守土,现在辟通道是护人,一回事。”他说。两小时后,火魔伏诛,焦土之上,蓝色的身影与皖江的风融为一体。

真正的考验在协作中显现锋芒。2024年汛期,漳河孤洲告急。指令抵达时,队员们正散落于各自的日常生活。急促的呼叫是唯一集结号。十五分钟,装备登车,车轮划开序幕。现场,公

安的无人机已成天眼,消防的“龙吸水”轰鸣排涝。他们的抛投器凌空划过,牵着救生绳的浮体精准落点,一条绳桥连接孤洲。冲锋舟沿绳道逆流而上,当最后一名群众上岸,湿透的蓝色队服,早已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江水。

他们更是行走的“安全课堂”。社区活动中,张敏用人体模型打开生命的通道,手把手教老人、主妇如何托住胸腔下那块柔軟的希望。校园里,李哲手中的绳索翻飞,双套结、蝴蝶结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变成游戏。那本被反复摩挲的《家庭应急包配置指南》,从社区讲堂飞入千家万户的橱柜。截至2025年,八十七场科普,五千二百余人次倾听,安全的种子在平凡的日子里悄然生根。

英雄的光环之下,是最朴素的牵挂。2025年6月那个凌晨,搜救走失老人的指令惊醒十二个梦乡。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升空,搜救犬“闪电”的鼻尖掠过草地。天色将明未明时,“闪电”在

一处废弃涵洞前驻足狂吠。老王俯身钻入狭窄的洞口,手电光柱里,浑身湿透的老人蜷缩角落。他立刻脱下冲锋衣,将老人裹进尚存体温的内衬。那一刻,老人浑浊的眼中,映出了一小团温暖的蓝色光亮。

如果说守护家门是温暖,那么远赴山河便是担当。2024年严冬,甘肃积石山县地震的消息传来,八人小队星夜兼程。零下十五度的寒夜,风像冰冷的锉刀。液压破拆工具组在队员们手中缓慢而坚定地运作,每一次撬动都屏住呼吸,生怕惊扰瓦砾下的生机。张敏跪在砖上,手指冻得失去知觉,却凭触感完成止血与固定。她的轻声安慰呵出白雾,成了寒夜里唯一的热源。当获救孩童的哭声穿透死寂,队员们冻得发紫的脸上,漾开的笑意胜过所有阳光。

从十二人到五十八人,从租借的仓库到齐整的装备库,六百小时的严苛训练将普通人淬炼成生命的摆渡人。他们的“规范化培训+常态化联勤”模式,已成邻县借鉴的范本。皖江记录着这一切。这抹蓝色,是国家“大应急”格局下社会力量的生动注脚,是“人人会应急”理念在基层开出的花。他们是凡人,用专业与默契织就安全之网;他们是微光,聚成不灭的蓝焰,温暖着两岸奔流不息的日与夜。

她的巧克力

●澜 兰

她坐在阳光照射的白色框框里,不经意间打哈欠的白气缓缓飘起,就像给寒冷的冬日织了一件软乎乎毛衣,惬意又温暖。坐了一会儿,她抬眼望了望满屋的暖阳,心想,如此温暖的阳光,总不能被浪费了,便欣然起身,伸了个夸张的懒腰。转身迈进房间拾掇被褥,枕头,充电线等杂乱无章的东西。

巧克力,跟在身后,跳上跳下,跑进跑出,也跟着忙活起来,就是不知它在忙些什么,欢快得很。等她重新铺好了被褥,再往回拿枕头时,她眯着眼,再聚焦了一次,嘴巴准备嘟囔什么,又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环顾一周,“巧克力……巧克力!”在房间里没找到,又绕到客厅和厨房。

“喵,喵喵……”怯怯的叫声从角落传来。

“过来——!”她冲过去一把抓起巧克力,它的尾巴悬在半空一动不动。她把它头按在一圈湿漉漉的地方,那是她用眼聚焦了好几次的枕头那儿,她拿着毛巾,边打边骂道:“你是不长记性,是不是?乱尿——乱尿,不打你才怪……”没几秒,她还是放开了手,巧克力一溜烟又躲到角落去了。

“真是气死了……”她意识到自己生气了,她也知道打它也于事无补,但忍不住还是要发泄情绪。她又开始找它的解尿剂,对准湿嗒嗒的地方,喷了一遍又一遍,拆下枕套泡进水里,倒上洗衣粉,反复搓洗。

“躲哪里去了又?!”她又担心它乱尿。本可以徜徉在阳光里肆意地慵懒一上午,结果闹这么一出。

巧克力,是她和儿子去老家的路上,遇到的流浪猫,估摸着两个月大,瘦小得很。儿子看着它顿生喜欢,非得吵着要带回家,哭着对她说,“上一次没有收养一只狗,这一次一定要收养这只猫。”真的毫无逻辑,但她解读九岁儿子对猫狗的喜爱,便是“他有爱”的体现,她想保护好他的爱心,因为爱生活的细小处,就会发现幸福正躲藏在其中。她犹豫的背后,有一堆的说辞,比如猫掉毛,有虫子,吃喝拉撒……她清醒地知道这一堆麻烦的事情,都会变成她的事。她讨厌这些毛茸茸的东西,如果是生活在农村,她倒不会觉得麻烦,给它吃了就成,而在县城豆腐块似的楼层里,着实不便养。她说了堆废话后,巧克力还是躺在儿子的怀里回了

家。小猫一身黑灰相间的毛,软乎乎的,儿子就给它取名“巧克力”。

把巧克力抱回来后,她花了一个小时,给它捋捋了上百个跳蚤,为了儿子健康,她不得不这么做,而跳蚤在巧克力的毛发里游离地迅速而隐蔽。她似乎听不见巧克力恐惧无奈发出细细的“喵喵喵”,眼疾手快地捏住被猫毛裹着的跳蚤不停地往地上摁,一堆跳蚤的尸身,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瘆得慌……清洗,打疫苗,杀兽药,甚至淘宝购物车里多了猫砂、小鱼干、猫笼等很多巧克力所需的物品。

又花了一个星期,引导毛孩子在哪睡觉,在哪吃喝拉撒,每每出现意外,她都忍不住对着儿子念叨“养它干嘛,搞得我忙了许多,带你学习就够累了,还得照顾它……”。儿子也每每用单纯而善良的眼神回应她。

几个月过去,那个瘦小羸弱的小猫咪,长得圆滚滚的。相比喜欢儿子,巧克力更喜欢她,缘由大致是,都是她给它准备吃的。巧克力打扰儿子写作业的时候,他也会没轻没重地追打着巧克力,被她瞧见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教育孩子,“不能打痛了它,养了就要好好养,把它关起来就好啦”。

她把洗好的枕套晾在阳光下,巧克力又小心翼翼,边喵喵靠近她。她俯下身,双手张开,环抱起巧克力的毛发,摸了又摸。嘴里还是不停地教育它:“以后不能到处乱尿,这是咱们的家,要懂事守规矩”。

猫咪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撒尿,很多时候是标注领地。她能理解它这样的意识,但是她细心地养着它,它却这般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但对无认知的猫来说,她没法责备它,便只能接受,因为她不会因此而弃养它,只要好好养着,它便可能陪伴她二十年,也至多能陪二十年吧,也是它的一辈子。

可它不懂她的心思,更不懂人类的意识。

它不明白,为何它随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撒尿,就被打,打了之后又有鱼儿吃,不理不睬之后,又是宠溺地抚摸,一会冷漠,一会热情,一会凶狠,一会温柔……,其实人类有时候也不懂自己的心思,比如,喜欢的又恃宠而骄。人类,也许只有在内心平静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吧。

雷水泱泱,岁月情长

●陈新华

泊湖应该是古雷水的一份子,在她的东岸,有个自然村,由驮婆嘴往北的几个村子组成,某个时期叫合兴,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叫她望妹。

名字看上去很温柔,这跟一段泊湖的传说有关。那位不肯食龙肉的善良女子,只是个是时空中久远的念想。

后来的人们聊起当年那位驮着亲人逃难的女子时,总带着几分时过境迁的沧桑与怀念。

而真正让望妹人记了一辈子,提起来就忍不住叹一声“好人”的。

却是另一个名字——汪书记。

先介绍一下这位主的来历,他祖上出自凤凰林“味根堂”汪氏世家,因家庭变故,老祖母流浪来到这个小地方,属贫寒之家。但到他父母一代,他的母亲是女子中少有的明白人,靠给过路生意人烧茶水,缝补浆洗赚点小费,供他读了两年私塾,识得些字,这为他日后的命运打下根基。

好时代终于来了,百废待兴,识字的人材奇缺,根正苗红的主人翁被东风眷顾,进入村领导班子。

这人个子不高,沉默寡言,走在大街上,就是个标准的“小农民”,摆不了架子。但他沉着敢承担的品性被领导欣赏。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回到那个很多人不愿再提,但又忘不掉的年代。

那些年,日子是真苦,不是干旱,就是水涝。正常年份,地里庄稼清瘦,收不了多少粮食,有人还要上报说,大丰收。为了应付大检查,每家粮囤上面铺着谷子,下面尽是稻草。弄虚作假的后果,就是害了这一方百姓。

望妹这一片,原领导执行力度又特别强硬,公粮交得比谁都多。老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饿到极致的人,是没有什么体面可言的。为了一口活命粮,有人半夜去偷青麦,有人去挖没长熟的红薯。今人可能认为是人品差。我要告诉你,他们真是人品差,是真的饿得不行了。

可那时候的规矩,你不可能想得。一旦被抓,被举报,那可不是小事。批斗、吊打、游街……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整人、斗人、逼人,把人命当政绩,当梯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望妹村人苦不堪言,整个

村子都了无生机。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求生,先活下来要紧,别的以后再说。

就在这么一个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环境里,他被委任为支部书记,走马上任望妹村。

上任的第一天夜晚,月黑风高。他在回家路上,经过一片较隐秘的地块,透过一排灌木丛,望见地里有鬼魅似的人影在移动。他知道,这片地里种的是红薯,他静静站住,地里的人好像发现了,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而他只是轻轻咳了两声,若无其事地继续赶路。

那些人很担心,担惊受怕了好几天。觉得他手里有权,又是外村人,新官上任总要烧一把火,整日低眉顺眼,小心翼翼,度日如年。

可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里有杆秤,他把权力看得很轻:不压人,不害人。别人抓到偷粮的,往上报、往死里整,当作功劳。他遇到了,能压就压,能遮就遮,能糊弄就糊弄。不是他糊涂,也不是他失职,是他心里清楚:那不是贼。我始终记得,那些老人在我店里谈起这些往事时,内心的戚戚和劫后余生的感动。

他们说,他不是没有“心机”,是全用在了善良上。

会上该说的话一句不少,场面该做的样子一点不缺,可底下,悄悄留一线,从不声张,不邀功,不好好,就这么用真心,护着一方百姓。睁只眼,闭只眼,让每家偷偷留出一小片自留地,种些瓜果和杂粮,弥补饥荒。

别人斗人时热火朝天,他沉默得像尊佛。实在看不下去时,才开口轻轻说一句:不都是为了活命吗?

可就是这轻轻的一句话,在狂风暴雨里,给多少人挡了风雨。

村里有户人家,子女多,两间土房实在住不下,谋划盖间土房。可盖房子的木材去哪找?一家人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去偷邻村的松树,被发现了,还起了冲突。这还了得,一家人像等着末日审判,头都低到土里去了。

有人指点让他去找汪书记。听清前因后果后,他二话没说,叫人备了几斤老白干,把邻村干部和驻村领导请到一起。几杯老酒下肚,众人耳热面红之

际,他暗中让事主一家登门谢罪。看着连滚带爬求饶的一家人,他借着酒劲恳请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大事化小,这家人是真没有办法啊,狗都要有个窝……

时间是公道的东西。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些凶的、横的、耀武扬威的,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一提起来,只剩骂名。

唯独这个人,老辈人一开口说起他,全是敬重:“那年头,要是换个人在这儿,咱们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这是我与他们交流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做官是一阵子,做人可是一辈子,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守住了三句话:不害人,不整人,不昧心。就是这三句,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人间顶配,是寒冷中的一盆炭火,黑黑的红红的暖,让很多人得到庇护。

这个被一村子人记了一辈子的人,在公元一九八九年将他心爱的女儿下嫁给我,一个不良,莠不莠,却心高气傲的浪荡青年,他是否会常常担心:那个在他醉酒后守着他哭了一下午,后来走亲访友时一直带在身边为他挡酒,在他捞小鱼小虾时为他背竹篮的小人儿,往后的日子。

我想以他阅人无数的双眼,必定预估过,心高气傲的人是不会坏到哪里去!日子可能苦一点。

某个时期,我跟我大舅哥经营的精米厂倒闭于时代洪流中,欠下了六万多的债务,整日愁眉苦脸,大舅哥虽然说不需我承担,但我是法人,总有些不安。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在一次酒桌上他独自对我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船总会调头的,你少担心,你祖上那么多官金、银子都不都烧了吗,人不葬,哪里挣不了钱!”

今天想来,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却把世事看得如此通透,使许多人不能望其项背。难怪他在风云诡谲之时,能活成人间清醒。

我与他的缘分,不止是乡人与书记,更是后来以女婿的身份,亲眼目睹他辞去职务前后的生活。

他只是个平常的农民,是被时代洪流卷起的一棵小草,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中最不显眼的一员。他一生清白



尘烟,或寄往远方的虫鸣(组诗)

●范烛红

那些苇草,被风吹乱了阵型
或是时光的蝉蜕
藏身于词不达意的火焰
打捞手心里漾动的月光
涛声依旧,何处话秋凉

安顿既往的流年,溯源者
登守内心的孤山
浮生万千,俯瞰江水的清与浊
旷野里未设参悟之道
只有匆匆过客悠长的自叙
带着修禅学的唯美意境

苦辣树下的蚂蚁接踵而至
无字碑镌刻了谁一生的果敢
空即是真,悲幸自渡……

安放历久弥珍的草木之心
最后一缕儿夏天
抒情低于南方群峰的陡峭
恒定的步履赓续浓郁与祈盼

星辰涌动,或大地的胸膛
律动起伏的波涛
都市的霓虹拥揽万家灯火
理想的出口静待艳阳来修缮
敬畏真真:谁手中紧攥着幸福种籽?

老城郭,旧时光,新驿站
年岁月藏匿的沉沙
抵近与疏离,皆乃逃不开的主题
尚未付梓的诗篇保留淳朴的象征
删除唯美的辞藻及无形的樊篱
不惧同丛生的病句坐拥天涯……

阳光之外,雨打芭蕉的凄美
是与此同时的另一种黑色隐喻

绕过午后的某个积水泥潭
仿佛绕过平生既定而寻常的岔口
戴着沉重的枷锁独行,曲解的剧情依然狗血,待到良知沦为矫情之词
再痛的痛你唯有深拥心底

不堪的,是不堪同彼岸的孤岛要妥协
有时血肉身躯难免被虫叮噬
偶尔记下一些诗句,保持钝感
也算得上是黯自疗伤的最佳方式
剃须,割草,栽花,收拾剩菜残羹
或是缓慢擦拭内心升腾的休止符
将尘烟体面地按进破败的筒孔
不惊的乐谱尚在荡涤迭起的波澜

人生的下半场,善良与忧患
词性胶着难辨,答案已然跳脱
褒贬由命,时间即是终极评委

在夏末秋初抵达一簇花的湿重。
那些彻夜未眠的草虫聆听了坚硬的
伐木之音
当蝴蝶的翅膀幻变为灰烬
我赶在曙色降临之前,
搜集泥土的呢喃
牧养悲悯,
或是冷藏内心的片片落英

十年倏忽,时光的碎屑被疼痛剪辑

某些抉择与放逐
鉴证了你我各自安置的青春
古城广场的暮晚,将旧尘封于心
卧躺的诗人雕塑神情悠然
似在谛视千年间羽化的泡沫与浮萍
我在思忖:此乃我辈往余生
无法逃脱的命运之绳

何须解构一段素梦的杂芜,
深锁夙愿
与欲念渐次疏离
为拾光者的初心设宴饯行
停驻,未尝不是一种诗意的徜徉

暮春的晚风告诉我,
此刻融解的诗意
是残落的花瓣怡然倒叙的陈旧时光
多少背道而驰的惦念,
自我期许的絮语
已被割裂成失却体温的字词句

我们常孤傲于喧嚣之地顽强突围
却在恬静中向另一个自己缴械投降
独行者的锋芒,该交付传统的悲悯
生活的坚硬,还是理想的羽翼?

日渐嘶哑的歌喉彻唱内心澄澈
雕琢彼此,或在舔舐无需辩护的伤口

满窗箭洒五更風
亭中亭見故人忙
起望白烟
寒竹路西東
南塘卸蘂溪
道
余學國堂因言及
南沙
范燭紅

风竹图 唐寅(明)